

馬氏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卷六十八

邵

陽

馬

端

臨

貴

興

著

郊社考一

郊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

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

殷人禘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

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鄭氏注祭法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耳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冥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正義曰鄭元以祭法有周人禘饗之文遂變郊爲祀感生之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周爲木德威仰木帝言以後稷配蒼龍精也王肅駁之謂漢世英儒自董仲舒劉向馬融之倫皆言周人祀昊天於郊以后稷配無如元說配蒼帝也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昊天有成命郊祀上帝則郊非蒼帝通儒同辭肅意以爲唯郊是祭天禘者宗廟之殷祭郊卽圜丘圜丘卽郊以所在言之謂之郊以所祭言之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也祭法所謂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郊特牲曰周之始郊日以至此言冬至祭圜丘而謂之郊者以圜丘在

郊故也 楊氏曰愚按大司樂冬至圜丘一章與禘祭絕不相關而注妄稱圜丘爲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爾而注皆指爲祀天大傳禮不王不禘一章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只及其太祖大夫惟有功始祫其高祖所論宗廟之祭隆殺遠近爾於祀天乎何與而注妄指爲祀感生帝竊嘗疑鄭康成博洽大儒解釋他經最爲有功及注此三章則同歸於誤其病果安在乎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法歷敍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文皆在郊上蓋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乎饗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曾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爲祀天圜丘以饗配之以大傳之禘爲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强析之而爲祀天兩義遂分圜丘與郊爲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爲兩祀饗配天與稷配天爲兩事隨意穿鑿展轉枝蔓何其謬邪又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而以文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夫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嚴父之義也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於理自不通矣況祖宗乃二廟不毀之名於配食明堂何關焉夫因讀祭法一章之誤而三章皆誤不惟三章之誤而已又推此說以釋他經者不一而止疏家從而和之凡燔柴升煙樂舞酒齊之類皆分昊天與感生帝爲兩等馴至隋唐之際昊天上帝與感生帝二祀常並行而不廢唐世大儒杜佑作通典惑於鄭注大傳之說亦以感生帝與昊天上帝並列而爲一是又讀大傳本文不熟而失之也明堂襲鄭氏祖宗之義而以二帝配侑或三帝並配者蓋有之矣幸而王肅諸儒力爭之於前趙伯循與近世大儒辨正之於後大義明白炳如日星而周公制作精微之意可以復見不然則終於晦蝕而不明矣可勝歎哉 按祀天莫大於郊祀祖莫大於配天四代之郊見於祭法經文簡略後之學者莫不求之鄭注而注之叢雜牴牾如此先儒謂其讀祭法

不熟見序福於郊之上於是意禘之所祀者亦天也故盡以祀天然康成漢人也西漢之所謂郊祀蓋襲秦之制而雜以方士之說曰泰一曰五帝叢雜而祀之皆謂之郊天太史公作封禪書所序者秦漢間不經之祠而必以舜類上帝三代郊祀之禮先之至班孟堅則直名其書曰郊祀志蓋漢世以三代之所謂郊祀者祀泰一五帝於是以天爲有六以祀六帝爲郊自遷固以來議論相襲而然矣康成注二禮凡祀天處必指以爲所祀者某帝其所謂天者非一帝故其所謂配天者亦非一祖於是釋福郊祀宗以爲或祀一帝或祀五帝各配以一祖其病蓋在於取識緯之書解經以秦漢之事爲三代之事然六天之祀漢人崇之六天之說遷固志之則其謬亦非始於康成也愚嘗著漢不郊祀論見所敘西漢事之後

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

正音征

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

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醴尚赤也用犧貴誠也

辭息營反尙亦者周也

郊之用辛

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音周以三王之郊一天之月而日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春禮也

而用辛

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耳周禮饗饌者見周禮筮在營因推營禮以言周事疏曰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上文云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

異於王肅上文云迎長日之至自據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據禮也言郊用辛日者取齋戒自新周之始郊日以

至者謂營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營於冬至之月始初郊祭示先有事故云始也

楊氏曰郊祭言迎長日之至也謂冬至陽之始日漸長故冬至郊天所以迎長日之至也下文郊之用辛也周

之始郊日以至謂以冬至郊天取陽新用事故用辛日也二說皆取冬至郊天也董仲舒劉向漢之大儒又在鄭氏之前鄭氏不從其言必以迎長日爲建寅之月郊天迎春分之長日又以周之始郊爲營郊者蓋鄭氏欲分周

丘與郊爲兩事周既以冬至禪圜丘則冬至不得復有郊故用易緯之說以周郊用建寅之月此云周之始郊日以至者非周之始郊乃營之郊也但此掌本文明自周之始郊今乃以周爲營豈不謬哉又按聖證論王肅與

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月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圜丘則用冬至之日據禮記日用辛則冬至不常在辛似用冬至之月如鄭注云用辛日也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是亦不用冬至日須用辛日也祭之日

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

疏曰未郊故未服大喪

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汎埽反道鄉爲田燭

汜芳劍反本亦作汎掃素報反

疏曰郊祭之旦人之喪者不哭又不致凶服而以子王之音樂也祀燔反道者汎埽廣場也反道割路之士反之令斂土在上也郊道之民家家各當界廣場新道也鄉爲田燭者燭謂郊內六鄉也六鄉之民各於田首設

燭照路恐王弗命而民聽上疏曰弗命而民聽上者合結果者不哭以

澤

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喪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楊氏曰此章始言周之始郊王立於

郊之早

王皮弁以聽祭報王被袞以象天言王者不一而足而鄭注以爲魯禮魯可稱王乎魯之郊禘非禮也聖人嘗歎之矣况可

以稱王乎

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大數不過十二

璪音早天之乘素車貴其質也旒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

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明謂則之以示人也

疏曰雖結上王被袞冕以下之事言天垂日月之義各有其數故聖人則之郊天象日月所以光明天之道以示於人也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疏曰此論祖配天之義人本於祖物本於天

本祖爲王本廟天以祖配蓋所以報謝其本反始者反其初始謝其恩謂之報歸其初謂之反

長樂陳氏曰先王祀天有文以示外心之勤有質以示内心之

敬故因丘掃地陶匏蕕桔疏布櫛杓素車之類此因其自然以示内心之敬也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旂龍章而

設日月四圭有邸八鑾之音黃鍾大呂之鈞此致其文飾以示外心之勤也然則內服大喪以因其自然而被龍

袞戴冕璪以致其文飾不以内心廢外心不以自然廢文飾然後事天之禮盡矣

山陰陸氏曰周禮祭天王乘

玉輅建太常特性祭天王乘素車建大旂則祭天之禮有兩旂兩車也蓋乘玉輅建太常者卽道之車也祭之日

駁以適郊乘素車建大旂者卽事之車也祭之時駁以赴壇何以知其然也曰巾車王之玉輅錫樊纓十有再就

建太常十有二旂以祀則凡王之祭祀無所不乘矣祭天者禮之至也而乘泛祭之玉輅以祭之以物則非文以

志則非敬非禮意故知乘素車建大旂以祀之而玉輅者乘以適郊固有兩車也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謂以上辛郊祭天也

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鑿而郊

郊而後耕

當夏正月始耕也故漢氏之始以啓鑿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及太和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

鑿爲二月節以迄於今雖而不改

楊氏曰愚按正月郊祭天此鄭注所謂夏正之郊祭感生帝者也學者當以聖經釋傳爲信

考之月令之書周頌之詩左傳孟獻子之言則曰祈穀于上帝夫上帝卽昊天上帝未聞有感生帝之說也曰祈穀又曰祈農事可知其爲祈穀之郊未聞正月又有大報天之郊也愚於祀天禮辨之已詳矣鄭氏月令注引易緯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之說以證正月之有郊又引后稷祈農事之說以見因郊而又祈穀牽合二說而通爲一說此鄭氏一人之詖論非聖經之本意天下之公言也是以諸儒咸不以爲然更漢魏歷晉宋至於齊梁陳數百年之久其說未行也及北齊諸儒識見鄙闇始取其說而行之於是昊天上帝與感生帝分爲兩祀祈穀與祭感生帝合爲一說隋唐承用其說至於今而不廢推原所自是誰之過與然正理存人心萬世不磨邪說終不能勝也必也知冬至之郊爲大報天正月之郊事爲祈穀二郊不同而皆配以后稷則注家誣蠹之說可以一掃而先王祀天之大典始昭然而可見矣按古者一歲郊祀凡再正月之郊爲祈穀月令及孟獻子所言是也十一月之郊爲報本郊特性所言是也家語定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啟鑿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會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郊之牲器若何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惟具見祀天性牢儀下牲用駢尚赤也用犧貴誠也埽地而祭貴其實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何可得圖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於祖廟而作龜於禪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於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戒百

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驂報示民嚴上也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汎埽清路行者必正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袞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一旒則天數也

楊氏曰按此章言天子被裘象天既至泰壇脫裘服袞以臨燔

宋不知然否

春秋宣三年公羊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

祖謂稷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

無匹不行

匹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能行

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閑味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

詩序曰郊祀天地

記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

名猶大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方獻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

因吉士以饗帝於郊

吉士王者所卜

而居之土也饗帝於郊以時之所兆祭於四郊者也

升中於天而鳳凰降鶴龍假

氣和而致象物功成而太平陰陽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

五行五帝主

爲雷金爲陽火爲燠水爲寒土爲風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五行木

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

爲雷金爲陽火爲燠水爲寒土爲風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五行木

周禮凡樂圜鍾爲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

凡樂函鍾爲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

爾雅曰邑外謂之郊又曰非人爲謂之丘

陳氏禮書曰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郊之丘也

丘圜而高所以象天此所謂高必因丘陵也

祭地於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

此所謂下必因川澤也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爲坎言折

則知泰壇之爲圜言泰則大之至也言壇折則人爲之也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爲之壇折

所以盡文宗廟之禮瘞埋於兩階之間則壇必設於圜丘之南折必設於方丘之北矣燔柴以升煙瘞埋以達氣

則燔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於樂八變之前矣先王燔瘞於郊丘其牲角輶栗其牲體全脅

國語曰郊禘其粢盛之事有全脅其粢盛

器犧尊疏布幕櫛杓豆登鼎俎簠簋匏爵之類

詩曰于豆于登記曰器用陶匏大宗伯凡祀大神祭大禾祿玉

祿奉玉靈記又曰以供上帝之粢盛國語曰天子親春郊禘

器犧尊疏布幕櫛杓豆登鼎俎簠簋匏爵之類

省牲羨奉玉靈記

又曰非人爲謂之丘

詩曰于豆于登記曰器用陶匏大宗伯凡祀大神祭大禾祿玉

之盛事可知矣

其藉蒲越蠻桔安鑿結之尚其樂歌黃鍾太簇奏大呂應鍾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雷鼓靈鼓其車玉

輶素車其旂太常其服大裘袞冕其摺執則大圭鎮圭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元北面王南面而日月從祀則日

居東月居西

記曰祭社之禮君南鄉於北牖下答陰之義惟此則圓丘之上王北鄉可知也又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郊主日而配月則日月之位固東西設矣郊主日猶王燕則主膳夫王嫁女則主諸侯古法見君則主侍人皆致嚴於尊而郊祀於卑也其

禮不過因其自然以報本反始教民嚴上而已

古者郊祀大略如此而已更秦則興鄜密上下之四時以祠五帝

至漢則增之以北畤以祠五帝秦之祠天不於圓丘謂天好陰而兆於高山之下其祠地不於方丘謂地貴陽而

兆於澤中之圓丘漢之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河東以至壇有八觚

後世壇有八陛祀天其上

樂其下非先王掃地而祭之意

席有六采樂有玉女車有鸞輶駢駒龍馬一切侈靡而匡衡劉向之徒邪正異同之說蠭起一

時元始之間繆戾尤甚春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郊光武兆南郊於雒陽之陽北北郊於雒陽之陰其禮儀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隳廢殆盡良可悼也

右經傳所載古郊祀之禮

周禮以蒼璧禮天

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座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以

禮神必象其類璧圓象天植音值

疏曰易云天元而地黃蒼元皆是天色故用蒼也此以

玉禮神當燔柴之節也楊氏曰天

牲幣放其器之色

放方往反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酬幣明此既非禮神之幣則獻尸復酬尸時亦有

玉大帝亦出於星經在六經無所見

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幣一而已注疏又別而爲二恐未必然也

又接通典云禮神之玉以蒼璧其牲及幣

各隨玉色幣用緝長丈八尺通典之說蓋以鄭元注聘禮釋幣制云制丈八尺疏云若作制幣者每卷丈八尺爲

制合爲匹以上禮天玉幣

郊特牲

疏曰郊所以用特牲者天神至尊無物可幣故用特牲郊與配

祭天地之牛角繩栗

王制語曰郊特不過蘿

票

郊事皆特牲召誥云用牲于郊牛二是也又禮器曰祭天特牲

升之國語周語

郊事則有全蒸烝升也全其牲化而

陽祀用駢牲毛之

駢私營反駢性赤色毛之取純毛也元謂陽祀

以上禮天玉幣

用辭壇楊氏曰鄭氏謂以蒼璧禮天牲幣各放其方之色則當用蒼璧祭法乃云用辭壇其色不同故以蒼璧者禮爲祀昊天圓丘所用以辭壇爲祀感生帝南郊所用鄭元王肅兩家間雖備見郊特牲疏今不備載愚竊以理推之天道渾全陰陽五行具備不比五方各偏主一色遠望則其色蒼純陽則其色赤故說卦曰乾爲大赤故爲赤色用辭壇又如夏用元牡殷用白牡亦是天道渾全不偏主一色又何以蒼璧爲疑若鄭分圓丘與郊爲二則諸儒辨之明矣

郊血

疏曰崔氏云周禮之法郊天以燔柴爲始宗廟以裸地爲始社稷以血爲始小祀翦草爲始北郊食有味味者爲人道人道卑近而天神尊貴事宜極敬極敬不斂近故用血也用血是貴氣而不重味故云貴氣臭也郊特牲又禮器郊血疏曰凡郊與大饗三獻之屬正祭之時皆有血有腥有膾有熟此云郊血周語云

禱郊之事則有全牲是郊祭天有熟也有熟則腥可知也今言郊血者皇氏牛既以后稷爲配故養牲養二以卜祭也昔帝牛不吉或死傷以爲稷牛者爲猶用也爲用稷牛而爲帝牛其祭稷之牛臨時別取牛用之處稷所流反疏曰此說覆上文帝牛不吉而取稷牛之事以帝牛既尊必須在滌三月今帝牛不吉故取稷牛已在滌三月也其祀稷之牛臨時別取故云稷牛唯具郊特牲此上祀天之牲

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

牢中所搜除滌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也

疏曰郊

酒正辨五齊曰泛齊醴齊盍齊緹齊沈齊泛方劍反齊才細反盍烏浪反緹音體泛者成而津浮泛泛然醴飲以上尤濁盍以下差清其韻類則然古之法式未可盡聞疏三酒事酒酌有事之人謂於祭末羣臣陪位不行事者飲之清酒更久於昔酒祭時賓長獻尸又於昔酒久釀乃熟故名昔酒酌無事之人於祭末羣臣陪位不行事者飲之清酒更久於昔酒祭時賓長獻尸久於昔酒冬釀接夏成五齊三酒俱用秋稻麴蘖但三酒味厚人所飲也五齊味薄所以祭也通言之齊亦曰酒故禮云醴酒澆酒其鬯酒則自用黑黍爲之與此別作也始則其氣泛然次則有酒之體中則益然而浮久則赤終則沈

辨三酒曰事酒昔酒清酒

元謂事酒酌有事者之酒昔酒

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疏曰祭天無灌唯有五齊三酒實於刃尊疏布者大功布爲縗覆此八尊此據莫尊而言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元酒則十六尊皆以疏布縗之也又曰鄭知此經祭祀是天地之神者以其下經

靈布縗六彝是宗廟之祭用六彝卽知此疏布縗八尊無灌是天地可知舉天地則四望山川社稷林澤皆用疏布皆是尙質之義也又以靈布縗六彝疏曰天地亦有秬鬯之彝用疏布互舉以明義也存之

大

既不和犧尊疏布縗

樽杓大音泰和胡臥反犧素何反王如字禪草善反又市戰反疏曰大羹不和者大羹肉汁謂之大羹不和犧尊者先儒云刻尊爲犧牛樽杓者樽白理木也貴素故用白理木爲杓禮器楊氏曰

周禮司尊彝有大尊穀尊象尊塗尊著尊大尊山尊其尊名兩相對則十二尊也

天地八尊不知所用何尊禮器

用言禮尊疏布屬禪杓則知禪天八尊
禮尊以疏布爲疋以桺木爲其杓也 春官

天子親耕粢盛租鬯以事上帝

疏曰櫻小宰注云 天地大神至尊不釋此祭上帝有秬鬯者凡有二告和之
體謂之體鬯體人所掌是也祭宗廟而灑也若不和鬯謂之秬鬯鬯人所掌

是也謂五齊之酒以秬黍爲上以芬芳調暢故言秬租
鬯故得以事上帝 表記 已上祀天酒齊粢盛

蒲越橐革反

疏音官徐音九章大點度越音活橐古老反祇簡入

及隋禮橐氣爲祭天席蒲越橐革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

疏曰凡常居下莞上簟祭天則蒲越橐革之尚也今禮

越爲配帝席俱藉神也

器用陶匏

疏曰周禮太牢疏曰其祭天之器則用陶匏陶瓦器以薦菹醢之屬故詩郊

述后稷郊天云于豆于登注云木曰豆瓦曰登是用薦物也匏酌獻酒故詩大雅美公劉云酌亦用匏注云儉以貢祭天尚質故酌亦用匏爲尊

通典云尊及薦菹醢器並以瓦爵以匏片爲之

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

疏曰周禮太牢疏曰其時乎美之色祀天用瓦豆豆謂之登先儒謂宗廟之臺豆用木天地之簋豆用瓦然

詩述祀天之禮言于豆于登則木豆矣

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

疏曰周禮太牢疏曰其時乎美之色祀天用瓦豆豆謂之登先儒謂宗廟之臺豆用木天地之簋豆用瓦然

詩述祀天之禮言于豆于登則木豆矣

四圭有邸以祀天

疏丁澧反又音帝 鄭司農云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圭本著於璧

璧謂用一大玉琢出中央爲璧形亦肉倍好爲之四面琢各出一圭璧之大小圭之長短無文天子以十二爲節

四圭各尺二寸與領圭同其璧爲邸蓋徑六寸總三尺與大圭長三尺又等故云一玉俱成也又或說四圭

有邸有四角也者此說四角角卽短矣以無正文故兩釋之也

春官典瑞楊氏曰四圭有邸以祀天卽冬官

玉人之事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也玉人之事其工也典瑞所掌之官也玉人之事疏曰先鄭云中央爲璧圭著

其四面一玉俱成又云圭末四出若然此尺二寸者未知璧在中央通兩畔總計爲尺二寸未知除璧之外兩畔

之圭各有一尺二寸據下保圭尺有二寸而言則此四圭圭別尺有二寸仍未審以璧爲邸徑幾許禮既無文

不可強記也江都集禮徐乾譜曰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又云皆璧禮天兩正不同而並云祀天是有

二天可知也徐邈曰璧以禮神圭以自執故曰植璧秉圭非圓丘與郊各有所施楊氏曰徐邈植璧秉圭言者

足以破注疏二天之說或者又謂璧圓色蒼所以象天天有四時四圭有邸亦所以象天非王所執一圭也伏羲

國朝會要禮制局言以蒼璧禮天四圭有邸以祀天蓋皆璧以象體四圭有邸以象用故於蒼璧言禮於四圭有

邸言祀說者謂禮神在求神之初祀神在薦獻之時蓋一

邱言祀說者謂禮神在求神之初祀神在薦獻之時蓋一而兩用也此義與徐邈不同姑兩存之

已上係祀天之二

印盛于豆于

疏曰周禮太牢疏曰其時乎美之色祀天用瓦豆豆謂之登先儒謂宗廟之臺豆用木天地之簋豆用瓦然

詩述祀天之禮言于豆于登則木豆矣

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元謂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續

日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以章之是也希臘爲繡或作普字之誤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

昆蟲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廟尊其神明也疏曰元謂書曰至希臘而云此古天子冕

服十二章舜欲觀焉者欲以舜時十二章至周無十二章之意也然古人必爲日月星辰於衣者取其明也山取

其人所仰龍取其能變化華蟲取其文理作繢者繪畫也衣是陽陽至輕浮畫亦輕浮宗廟者據周之葬尊有虎

則斧文近刃白近上黑取其斷割爲厭黑與青爲形則兩已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希臘者謂刺繡爲織但裳主

陰刺亦是沈淵之義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者若孔君義虞時亦以日月星畫於旌旗與周

同云九章此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司服天官司裳掌爲大裘以其王祀天之服注曰鄭司農云大裘黑羔

此裘服以祀天示質疏曰言大裘以其祭天地之服故以大裘之又曰先鄭知大裘黑羔者祭服皆元上纊下明

記玉藻云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襲可知又曰郊之日王被裘以象天助大裘襲裘可知大裘襲裘則戴冕旒十

有二旒可知神宗稱普詔有司製黑羔爲裘而被以裘衣楊氏曰先儒謂大裘之上有元衣元衣之上有十二

章鄭乃云大裘之上有元衣無文采鄭氏又謂有虞氏十二章周止九章其說皆非卽司服經文熟讀而詳玩之

則知有虞氏十二章周亦十二章昭然甚明公之服自裘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夫裘冕九章鷩冕七章

公之服自裘冕而下惟面上一則天子之服有日月星辰之章可知公之服九章則天子之服十二章可知此不

待旁引別證而知鄭說之非矣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蓋十二章自日月星辰而下從古而然矣孰謂禮樂大備

於周而獨不然乎郊所以以天道取象非一端也冬至圓丘大裘而冕則天之時也席用繻積瑟用陶匏則天之

質也服有日月星辰之章則天之明也璪十有二旒則天之數也鄭氏乃謂有虞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

於旌旗冕服惟有九章然公自裘冕而下君臣同冕鳴無區別卽無是理賈公彥疏云孔氏九

章此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則疏家已知其非而不信之矣惟其並以意解故後世遵用其說始有悟其上下之

亡等尊卑之失次昔魏明帝以公卿衰衣黼黻之制疑於至尊遂制天子服繒文公卿服繒文矣唐長孫無忌以

帝禁社稷服繒冕四旒三章榮日月服元冕三旒衣無章而三公亞獻服衰孤卿服毳毳貴盛無分而天子遂止

於服衰他冕盡廢者矣先王制禮必本於天理人情之公自上古至於周天子仰則天數路十二就常十二旂馬

十二開圭尺二寸疋十二旒而冕服之章莫不皆然鄭氏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故冕止九章不知龍登於

旂山登於俎黼登於庭九章亦可損乎前乎康成如漢明帝用歐陽說義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

井與古制而去之者可勝歎哉餘見祀地禮及祭物篇裝服像

戴冕環十有一旒

珠音早

天之大載不過十二

過音

天

郊特牲已上王祀天

裘冕

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一旂

錫音陽樊步干反旂音留

疏曰外內大小祭祀皆用此一路

春官巾車春官司常日月爲常王建太常旂曰乘玉輅則建太

常夏官沛服氏襄冕六人祿王之太常法曰服襄冕者
爲王服也難驅之以繼注疏並詳見王禮考車旗條

大駕掌馬玉路以祀及犯輶王自左駕馬下祝登受

轡犯輶遂區之輶蒲未之祝之右反行山曰輶犯之者封土爲山象又苦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轡之而
國門封土爲山象鄭注月令祀行之禮爲軒壇厚三尺廣五尺此道祭亦當然云蓋駕轔柏爲神主則可也夏官詳見物篇車旗條
主謂於三者之中但取用其中之一以爲神主則可行也疏曰此據六天之時故有犯輶之事云犯輶者出
爲神
旌龍章而設日月乘車殷輶也設日月畫於旛上疏曰乘殷之旛素之車貴其象天之質也所建之旛十有二
旌天之車也越席蒲席曲榮天本質素故素車蒲席也越音活又桓公二年左氏傳大路越席疏曰路訓大
也巾車五路玉路爲大故杜以玉路爲大路楊氏曰左傳注疏與禮器郊特牲注疏不同姑兩存之又按巾車
一曰玉輶以祀郊特牲曰乘素車禮器曰大路素而越席二說不同夫子答顏淵曰乘殷之輶蓋素車者殷輶也
飾以金玉者屬制郊特牲禮器疏以素車爲殷輶其言蓋有所據使周亦乘素車則孔子不曰乘殷之輶矣已

上王祀天之車旗

大奇樂大合樂分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凡樂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鼙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至者以天是陽還於陽生之日祭之也春官詳見祭物樂條陳襄奏議曰夫祀天必以冬至日以其陽氣來復於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鍾於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圓鍾者取興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圓鍾爲宮三變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各一變合陽奇之數鼓人以雷鼗鼓神祀雷鼗八面鼗也神祀天神也

右祀天禮物樂舞

前期十日太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

誓戒重失禮也具所當共修掃除糞洒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執事宗伯

太卜之屬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齊則皆反於祭者疏曰太宰不掌祭祀故云宗伯太卜之等而已此大宗伯主祭祀之事故云諸有事於祭者也肆師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注曰宿先卜祭之夕疏曰云卜日宿爲期則是卜前之夕與卜者及諸執事者以明且爲期也

太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

事讀禮書而協事與之書當視墨協合也 疏曰戒謂散齊七日宿謂致齊三日協事恐事有失錯物有不供也 小史大祭祀讀禮法疏曰大史公禮書即此禮法也 天官

大宗伯詔大

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

治猶簡習也儀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號神號大祝是事神之人知房詔是詔大祝爲祝版之辭也詔相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

春官齊右掌祭祀前齊車

齊車金路也前齊車立於馬前備駕乘也楊氏曰前期十日乃散齊之初此齊右前齊車謂齊時所乘金路也又荀子曰端衣元裳冕而乘路此謂齊時所服之服及所乘之

夏官齊服有元端服

齊則縉結佩而繢韞疏曰齊則縉結佩此謂總包凡應佩玉之人非惟世子縉結佩

諸侯以下皆以元端齊而以爵韞爲韞周士禮以其齊故不用朱韞素韞也

義或然也玉藻疏曰齊則縉結佩此謂總包凡應佩玉之人非惟世子縉結佩

齊必變食 論曰齊謂散齊致齊齊必變食齊時不樂故不言以樂侑食

天官膳夫論語齊必變食居亦遷坐朱子注曰變食謂不飲酒不茹韞遷坐易常處也

農云王齊當食玉屑 天官鬯人凡王之齊事共其租鬯

如三酒可飲之物明此亦給王洗浴使之香美也

官春傳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餚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

受命謂告之退而卜疏曰郊事既尊不敢專輒故先告祖後乃卜亦如受命也故禮器云營人將有事於上

帝必先有事於廟也作餚於禰宮者作灼也禰宮禰廟也

親考之義也者考亦爾也尊祖故受之命命宜由尊者出親繼故作餚是事事宜就親近者也

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

澤澤宮之所以擇賢之宮也既卜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皆因誓敕之以禮也禮器曰舉賢而置之聚眾而誓之是也疏曰王在於澤宮中以射擇士故因呼爲澤宮

也王卜已吉又至澤宮射以擇賢者爲助祭之人鄭注鄉射記云禮之取也於廟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

宮攝譏之取也澤賀禮之處親聽誓命者因澤宮中又使有司誓敕舊韞齊戒之禮王又親聽受命受教諫之義

也者告祖作餚是受教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

王自澤宮而還以誓命重相申敕也庫門在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門

外矣太廟祖廟也百官公卿以下百姓王之親也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

疏曰王自澤宮而還以誓命重相申敕也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於庫門之內戒百官疏故在公朝重戒之百姓王之親

屬故在太廟而重戒之又曰以上有百官之數王之先祖所生鄭旼云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則此經戒百官百姓則禁前三日

欲致齊之時以誓命重相申

郊始也

疏曰及猶至也謂致祭前日太宰既滌灌接小宗伯大祭祀既滌灌太宰尊往禮之宰夫肆師同

祀之前日太宰及執事既滌灌

灌音視疏曰及猶至也謂致祭前日太宰既滌灌接小宗伯大祭祀既滌灌太宰尊往禮之宰夫肆師同

宗伯蒞玉

之玉也

小宗伯省牲

察其不
如法

大司樂宿縣遂以擊展之

聽音元
聽之知其完否
音惡

祀之日

祀之日圭玉牲壘酒齊粢

人和之聲且鳴鈴以

典路若有大祭祀則出

路贊駕

見說書銳反舍車也

出路王當乘

巾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

報猶白也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者

小宗伯告時于王告備于王

時屬陳之晚早備

大祝大禋祀逆牲

春官

人雖人主廟且鳴鈴以

報猶白也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者

而後服祭服而行事也郊特牲

太宰及納亨贊王牲事

納亨納牲將告殺謂鄉祭之既殺以授享人也天官

大宗伯省牲鑑

省息井皮鑑戶郭反鑑謂之鑑春官

燔柴於泰壇

燔音煥元豐九年九月陳豐等雷陽祀自燔始陰祀自血始然則升燔瘞血以致神明不可不在先也及致神

燔矣方有事焉至於禮畢則以牲幣之屬而燔盡之然後爲禮之終故儀禮謂燔天燔柴祭地燔牲而鄭氏以爲

燔禮終矣備矣先儒有謂於燔瘞之始卽用牲幣之屬旣不經見而又未屬神遷已燔瘞之則是備於先而闕於

復也至後世知燔瘞牲幣於祭末而不知致神於其始則是備於後而闕於先也請

祀南北郊先行升燔瘞血之禮免屬獻禮畢卽燔瘞牲幣之屬則始終之禮備從之

至敬不壇搆地而祭

說於燔柴下掃地而設正案此周法也禮器楊氏曰禮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謂正祭在地面

不在奉壇也特燔柴於奉壇之上而已後世正案在壇上從祀神位又衆於是壇有四成三咸之制又爲三壇以

應内外之限

則非古矣

小臣大祭祀沃玉盥

盥音管疏曰大祭祀天地宗廟皆是王將獻已先盥手洗爵乃酌獻故小臣爲王沃水盥手也夏官

太宗皇帝至道二年禮儀使宋白言請先盥

玉爵洗後奠

大宗伯奉玉

疏曰天地有禮神之玉始

郊血

禮器疏曰郊則先設血郊特牲疏曰謂正

太宰及

祀之日贊玉幣事

玉幣所以禮神爵所以獻齊酒不用玉爵尚質也三者執以從王而授之

天官小宰執

小宰執

賈玉幣爵疏曰太宰職云贊玉幣爵今此又云贊此三者謂小宰執以授太宰太宰執以

大祭王郊特牲疏皇氏曰置若璧於神座次則以豆薦血匱祭天無裸故鄭注云小宰云惟人道宗廟有裸天地

六變次薦然王酌益齊以獻是爲三獻也宗伯次酌縕齊以獻是爲四獻也次尸食之訖王酌朝踐之泛齊以獻

是爲五獻也又次宗伯酌饌食之縱齊以獻是爲六獻也次諸臣爲賓長酌泛齊以獻是爲七獻也以外皆加爵

非正獻一數其尸醉王以酒酒醉宗伯以昔酒醉諸臣以事酒從上至此皆皇矣所謂皇氏以圓丘之祭賓長終獻得

獻不取沈齊而取泛者以禮運約之沈齊當在堂上不可下取沈齊凡齊泛醴爲尊益縕爲卑賓長終獻得

升堂以獻何爲圓丘沈齊獨不可用乎若以圓丘高遠不可下取沈齊凡齊泛醴爲尊益縕爲卑賓長終獻得

紙可以次用進齊何得反用泛齊乎今謂圓丘賓長之獻用沈齊也以其賓長是臣助祭終獻遠下於君故從下酌沈齊通典曰七獻者薦血饌後王以匏爵酌泛齊以獻尸所謂朝貳是也此而一獻次大宗伯攝王后之宗亦以匏爵酌益齊以亞獻亦爲朝貳是二獻每獻奏樂一成次薦然後於神前薦畢王乃以匏爵酌醴齊以獻尸宗伯以匏爵酌益齊以亞獻所謂饋獻也通前凡四尸乃食食訖王更酌朝貳之泛齊以獻尸所謂朝獻大宗伯更酌饋獻之饋齊以亞獻所酬再獻通前凡六又有諸臣爲賓之一獻凡七其尸醉諸臣之酒皆用三酒其法如祫祭之禮畢獻之後天子舞六代之樂

小宗伯逆鑾鑾以入春官大宗

伯奉鑾當盛以瓦盤春官大司徒奉牛牲奉猶進也解也地官奉犧牛同楊氏曰奉盛奉牲皆正祭獻爵之時也

但周禮獻天罰數經無所考惟疏家及通典之說可見大略近世祀天神祭地祇享宗廟通用三獻之禮恐未爲正嘗聞富鄭公家祭用三獻程子謂之曰禮有九獻樂有九變公上公之家三獻太薄夫大臣用三獻之禮以享其祖考君子猶謚其太薄況人主躬行祀天之大禮而只用三獻可乎

右祀天禮始終之序

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凡大禋祀執明水火而號祝

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執之號祝明此圭潔也春官陳氏曰神號如曰昊天上帝也

皇皇上天

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禮運曰地東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

古施均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

辭則云嗣王某或曰一人某年某月上日

年謂太歲所在月正月也大戴禮記公符篇

思文后稷配天也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

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

叶訖反陳常于時夏

朱子曰賦也思語辭文言有文德也立社通釋至也德之至也貽遺也來小麥

卒大夢也率獨育養也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寡非其德之至也且其貽我民以來

半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獨養下民者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或曰來

此詩卽所謂納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節而命之也周頌

楊氏曰生民詩序言尊祖配天而朱子以爲未詳所用疑其爲郊祀之後受釐曠昨之禮今不備載又吳天有成命詩序言郊祀天地而朱子亦辨其不然說見祀

禮大祝已祭令徹疏曰祭訖大祝命徹祭器春官

楊氏曰周禮以徹祭爲重親宗廟歡藉以可見矣況破天之誠純亦不已令徹於終其禮尤嚴所以防人心之懈怠也

右祭天祝

辭樂章郊特牲疏曰先儒說郊其儀有二按王肅聖證論以天體無二而鄭氏謂天有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

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爲六天又春秋緯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太微宮有五帝

座星青帝曰靈威仰云云是五帝與大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下卽云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
帝黃帝少皞顓頊五人帝其義非也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
何爲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節寒暑
時唐永徽二年長孫無忌奏請革鄭玄六天議事見唐郊祀下 陳氏禮書曰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
有言上帝有言五帝者言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
兼存焉周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大司樂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凡以神仕者
以冬日至致天神此總天之百神言之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此指統乎
天者言之也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也大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
示亦如之則五帝異乎大神也肆師類造上帝封於大神則上帝又異乎大神也掌次大旅上帝張旛案設皇邸
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於
天與昊天上帝又不主於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旅者會而祭之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
帝而周禮所稱帝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爲昊天上帝及五帝明矣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明堂之祀上帝其爲昊天上帝及五帝可知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以配祖者天也以配考者兼五帝也合天與五帝而謂之上帝則易孝經之於周禮其義一矣周禮明其祀
之大小輕重故天帝之辨如此詩書之文未嘗有稱五帝而書亦未嘗有稱昊天上帝者其稱天及上帝類皆泛
言之而已此固不可援之以議周禮也且周人明堂之制有金木水火土之五室自漢以來皆於五室以祭五帝

惟晉泰始及唐顯慶中嘗議除之後亦遂復則明堂之祀五帝其來遠矣鄭康成以上帝爲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五帝爲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二者之說皆與禮經不合不足信也昊天上帝之名歷代不同漢初曰上帝曰泰一元始間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曰皇皇天帝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晉後齊後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而鄭氏以星經推之謂昊天上帝卽天皇大帝名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之南郊旣以昊天上帝位乎其上而增第一等又有天皇大帝是離而兩之也宜講求以正之又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皆禋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於圜丘兆五帝於四郊此其所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黃鍾大呂之樂夏至以祀感帝於南郊蒼璧之玉六變之樂冬日至禮天皇大帝在北極者於圜丘天皇大帝爛魄寶也五帝太微之帝也

晉書天文志中官
鈎陳口中一星日
太微三光之庭其內五星五帝座
春大皞夏炎帝中央黃帝秋少皞冬顓頊魏相曰太皞乘震執規司春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少皞乘兌執

項而已春秋傳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顓頊氏有子曰燭陰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然卽太皞少皞以春秋之氣晉之也
而中衡冬陽氣居下而中權然則孰相冒五帝之所司則是言五帝之所執以夏爲衡以秋爲矩則誤矣

而一之則是以五帝爲人帝則非夫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帝月令之五人帝伏羲神農黃帝少皞顓

以五人帝從以五人臣月令之五人臣春句芒夏祝融中央后土秋蓐收冬元冥春秋傳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顓頊氏有子曰燭陰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然卽太皞少皞以春秋之氣晉之也
蓐收俗及躬爲元冥顓頊氏有子曰燭陰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然卽太皞少皞以春秋之氣晉之也

而元冥以冬而夏后土居中央以君此五人帝王人臣命名之不同也
春夏秋中央之臣皆一人耳而冬有脩與熙者蓋冬於方爲湖於卦爲艮於

腎有左右於器有櫂衡於物有龜蛇於色有青黑則官有脩熙宜矣司馬遷不紀少皞以黃帝顓頊高辛唐虞爲